

# 北京京劇院

## 展現清宮演戲面貌



晚清京劇名角譚鑫培在《定軍山》飾演黃忠



孟良（左）與張世綱



位於紫禁城的三層大戲樓暢音閣



《昭代簫韶》曾在北京長安大劇院演出

今屆戲曲節有兩大特色。其一是邀得不同劇團來港公演，分屬三個劇種的目連戲；其二是由北京京劇院帶來該團傾力製作的《昭代簫韶》。

### 昭代簫韶 所指為何

《昭代簫韶》這個劇名無論以廣東話抑或普通話聽，都不好聽；再者，從文字上看，這四個字也不好懂。如此借個整牙、難以理解的劇名，究竟是指哪一齣戲？我們先來解讀這個詞語。「昭」是顯耀明亮的意思，而古代宗廟是以「昭」、「穆」排列。簡單來說，「昭代」是「盛世」的意思。「簫韶」是傳說中舜樂的樂名。《尚書》「益稷」：「簫韶九成，鳳皇來儀」，意思是用於堯舜的樂曲，奏了九遍，扮演鳳凰的舞者就會出來跳舞致意。扼要而言，昭代簫韶的意思是欣逢盛世，有鳳來儀。

### 清宮演戲 規矩多多

說了半天，然則《昭代簫韶》究竟演的是什麼？原來這是清代宮廷戲裡一齣搬演楊家將故事的劇名。必須明白，清宮演戲，規矩多多，禁忌不少。但凡劇名，凶詞險語，一概禁用。為討吉利，明明劇情涉及死傷，又或粗俗欠雅，劇名上也須典雅得體，免污清室，如此方可予御覽。除了《昭代簫韶》，其他劇名，亦須如是。例如《鼎峙春秋》是指三國演義的戲，《忠義班圖》是指水滸傳戲；《昇平寶筏》是指西遊記故事，而民間所演的目連戲，經張照改編後，成為《勸善金科》。

### 「景山」「南府」 專掌演戲

滿清入關後，很快就染得漢人嗜戲的風尚。宮廷之內，演戲及樂會都是宮內常見的娛樂活動。可惜由於史料散佚，康熙之前的演戲情況，已難準確考證，但乾隆以後，帝王起居、內務史冊，均有詳載，為日後研究清宮演戲情況的學者，提供一批確據。雖則咸同年間兵燹頻仍，大量史料不知所終，但憑藉現存史料，對於清宮戲曲，亦知梗概。

## 品菊鑑韻

Culture and Arts

根據清宮歷史專家朱家濱與專研清宮昇平署的權威王正章的考證，滿清入關後，順治一朝雖有演戲，但由於政局未

穩，演戲方面尚未有固定制度。康熙一朝，三藩平定後，皇室設有專職戲曲事務的兩所機構：「南府」與「景山」。「南府」位於京城南長街南口路，而「景山」位於景山觀德殿後面的一排房屋。這兩個機構除了安排宮內演戲活動，亦專責訓練藝人在宮中演戲。當中受訓的學生是從太監之中選出，另一種演員是由民間奉召進宮演戲。前者稱為內學，後者稱為外學。但外學進宮演戲，均稱「承差」，意指秉承皇命，進宮當差。據云康熙一朝，已經從南方召入一些藝業比京城更為精湛的藝人，入宮演戲。

順帶一提，康熙是清代以至漢史上難得的眼明君，他提倡戲曲，莫非本身耽於逸樂？其實不然，他獨具慧眼，堅信戲曲深具傳統文化價值，當中所蘊的忠勇節義、孝悌禮廉，足具教化皇室之能。自此，皇室愛好看戲之風，至終不改。

雍正一朝雖然短促，而且皇帝本人對演戲頗加節制，但仍有傳召江南藝人進宮演戲，亦允准加製戲服，而最重要者，位於圓明園的三層大戲樓暢音閣，乃於雍正四年建成。乾隆一朝可說是清宮演戲的頂峰時期。這位自詡是「十全老人」而在位極長的皇帝，到了中後期，由於欣見海晏湖清，居然為了獎勵自己而益漸驕奢淫逸，宮廷生活糜爛。他到了在位四十七年，曾下詔稱：「部庫之貯銀（即倉庫所貯錢銀）高達七千八百萬兩，怎會有不夠用的可能。單以壽慶而言，例如他生母崇慶皇太后的六十、七十、八十壽慶以及自己的八十壽慶，均有極其奢華的壽慶，當中光是演戲規模，已經十分宏大，外地進宮演戲的班社，難算其數。另一方面，宮中的戲台，大都是乾隆一朝修建而成。

嘉道年間，清朝由盛轉衰。其實，嘉慶皇帝從乾隆手上接過來的御寶，已經是蟲蛆滿生的爛攤子。嘉慶老翁為求節約，將伶人數目縮減一半，但故有的演戲機構，仍予保留。另一方面，根據史料，嘉慶一朝，宮中除演戲曲，亦開始演秦腔及亂彈。

道光一朝 設昇平署  
道光一朝兵燹不絕、天災連年。道光帝即位之初，便撤除了「景山」，其後亦裁退幾輩前已從民間遷移過來的伶人後代，更將南府改為昇平署。如此，演戲者盡是太監、內學一輩，而以往動輒起用百多人在舞台的做法，已大為縮減至二十多人。道光本身是個戲迷，但礙於時局，必須大量減少規模宏大的演出，而多在養心殿觀賞小規模的演出。到了咸豐一朝，宮廷看戲之風並沒有因政局動盪而消滅

### 康熙認定 戲曲有價

反為日熾。咸豐十年，宮廷再次挑選外間藝人入宮「承差」。甚至英法聯軍兵臨城下，皇帝蒙塵，出走承德避暑山莊，但昇平署的「內學」以至宮外伶人，亦奉命在這個行宮演戲。如果只從清宮戲曲事業而言，咸豐一朝的多元化演出，大大豐富了宮廷戲的內容。同治年間，慈安太后尚在時，宮中演戲，頗受節制，而慈禧縱使嗜戲，但多止於傳召「內學」往長春宮演戲。然而，到了光緒九年，慈安去世的服期結束後，慈禧再無所忌憚，大享戲曲之樂。

### 促進戲曲 慈禧有功

撇開宮廷政治、國家大事不談，單從宮廷戲曲來看，慈禧這個超級戲迷對促進京劇頗有貢獻。沒有她，晚清的宮廷演戲活動進不了「一個（也是最後一個）小陽春。她不愛看昆曲，嫌悶；獨鍾皮黃（即京劇），並且常常傳召京城角進宮承差，例如較早期的楊月樓、汪桂芬、譚鑫培、孫菊仙，以及較後期的王瑞卿、楊小樓等。庚子亂事之前，慈禧甚至宣召京城一些著名戲班全班進宮演戲；庚子之後，為免物議，才告停止。無論如何，京師名角，若承眷寵，入宮承差，必覺聲名頓增，身價倍添。

關於慈禧賞戲轍開，倒也不少。可惜本文限於篇幅，不能多敘；只可據談一二。在慈禧跟前演戲，演員精神負擔極大，其中一項是忌諱。慈禧尚半，但凡戲詞帶有「神」字，一律犯忌。據云有一次孫怡雲亦即向小雲的師傅忘了忌諱，居然依照曲本唱出「羊入虎口」。結果，被慈禧攔走，永不敘用。又有一次，深得慈禧寵愛的楊小樓在老佛爺跟前演《挑滑車》時，一不小心，打翻了禮香架，本該犯了「驚駕」之罪。楊小樓在請罪時解釋，他當天較早已演了兩次《挑滑車》，所以到演第三次時已經力有不逮（未知是否進宮前未及抽抽大煙，過足煙癮才承差）。慈禧聽後，不但沒有申斥責罰，反而溫言慰勉。自此之後，四處流傳，慈禧與楊小樓關係不尋常。不過，深諳清宮歷史的人，一聽就知道這是匪夷所思的瘋傳。

### 歷朝《昭》劇 所演不多

慈禧對待藝人並不殘暴。她很喜歡拿看總譜，一邊看戲，一邊看譜，審視演員有否唱錯。如有嚴重犯錯，她總會申斥一番，甚至罰俸，但極少打板子。對於演出優秀的藝人，她也不吝賞賜，但絕不豪華，一般賞給二兩銀。除了慈禧，光緒也是戲痴。據聞他最愛打鼓，甚至在練鼓時打斷了鼓棍。

# 藝術家聯展正視死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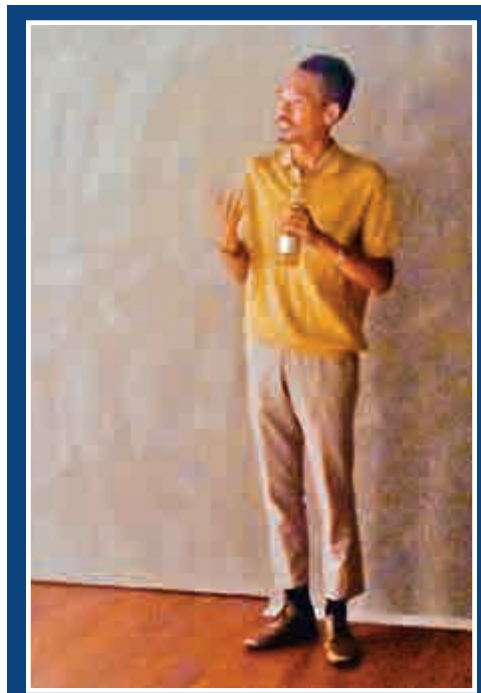
【大公報訊】實習記者卞卡卡報導：由葉啟俊策展的「訣」正在Mur Nomade（香港仔灣海傍道7號興偉中心16樓1606室）舉行。此次展覽是Mur Nomade首次徵集新晉策展人策劃畫的優勝作品，參展藝術家包括仙之居（紙藝）設計工作室創辦人鄭曦文，莫頌靈，沈寬及葉啟俊，展期將展至九月十九日。

背後埋藏複雜情感  
這是一個有關失去和緬懷的展覽，葉啟俊根據自己個人經驗、獨特的策展方向並融會各領域與年代的興趣，構思

了這個可以同時展示他自己的聲音作品、沈寬的雕塑裝置、莫頌靈的影片和鄭曦文傳統紙製工藝品的聯展。在展覽裡不同創意領域和諧融合，故意混雜策展與藝術創作，體現了葉啟俊的藝術和策劃方向，表達了他對搖撼慣例的渴望；無須拋棄規則，但可將之巧妙挪用。「訣」是一個關於死亡的展覽，展示逝者與生者彌足珍貴卻已成永訣的關係。展覽中的作品運用不同媒介，勾畫出四位藝術家所經歷和感受過的死亡。死亡這個話題，在許多文化中都是個禁忌。人固有一死，可是人卻因為禁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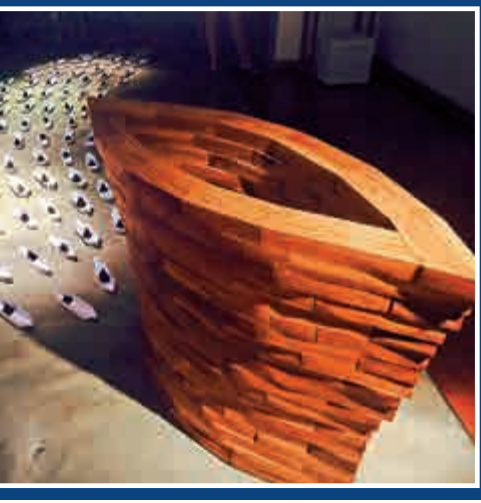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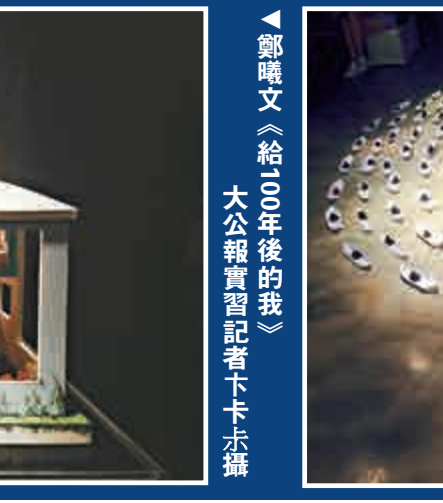
對死亡避而不談。是次展覽卻反其道而行，勇敢且充滿誠意地去探討這一問題，並顯示埋藏在背後的複雜情感。  
透過作品心靈對話  
「訣」蘊含各種對死後存在的盼望，表現因死亡與失去帶來的千頭萬緒，難以言表的感情、記憶，以及希冀。葉啟俊的聲音作品《南山未了》，重演了他母親死亡的經歷和過程中的糾纏；沈寬的雕塑及紙船裝置《希望之旅》，將他對母親離世的情感，化作分享願望的集體創作，每條紙船上都載滿不同的希冀；莫頌靈的錄像《歸來 來了 渺渺》，表達她未能於爺爺離世時待在她身邊的感受；而在《紙念》中，鄭曦文將他人對逝者的期望，以及他自己死後的存在，化為傳統的紙製工藝品。展覽中的藝術創作，是治療和轉化的過程，重塑死者、生者和自我的關係與記憶。其中的感情，是藝術家們個人所有的，同時也是每一個人所共有的。在這個展覽中，透過作品，實則是觀者與藝術家，同時也是與自己進行一次心靈的對話。每件作品都是藝術家個人的悼念儀式，其中體現出的思想內核則是，對死亡正視，即是對生命本身的敬畏。

沈寬《希望之旅》  
大公報實習記者卞卡卡攝



葉啟俊講解「訣」的策展概念  
大公報實習記者卞卡卡攝

- 今日文化節目精選
- Giovanni De Cecco鋼琴演奏會晚上八時於西灣河文娛中心劇院舉行。
- 「港澳同心會知音」晚上七時十五分於高山劇場新翼演藝廳舉行。
- 香港話劇團《維港乾了》晚上七時四十五分於香港大會堂劇院演出。
- 「里」木版雕刻及絲印作品展於tgt Art and Design Gallery展至本月二十六日。
- 「變·化」香港藝術家葉莎首度個展於藝途畫廊Art Projects Gallery展至本月二十六日。



鄭曦文《給2009年後的我》  
大公報實習記者卞卡卡攝